

# 1 AB A=アオイ B=良野

AB

b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住在似似似的宁静祥和的小屋上，快无。某一天他和小伴在古老又巨大的下玩，不知怎的就拿到一个收音机，里面出一声微弱的あなたにそこいますか？小伴都呆了，不知道生了什么，然大家好像都看科幻作品，但也搞不清楚方是叶文anti是festum。b勇当先，扯来就大喊一声：不在！！！然后把它。当然，什么事都没有生。

了几天小孩子就听外面突然空降一个行，都跑去。原来是个好像成年的兵，他一看b就他大：就是你！然后着上的大人：就是他！b就毫无理由地从舒服温暖的家里被捉上的小禁室，跟个年行a互相关在隔壁。个人常隔着气窗，得孺皆知。b的理由是，都不要来了你来，你也不税，上养活你容易？（小大人声）a的理由是，那你直接装作没听就好了，干嘛要回答不在，以我定位不到度？b左支右，只好以家里暖和禁室特冷大哭大。得最凶的一次，b就了，直接就了：你太天真了，你以你想求救，就会来救你！大家都困，管好你自己！你反正都能接通了，是能定位到的吧？方就底没了。

b一开始不知道，后来知道其禁室里的菜是特制的，似乎他那份里下了一点安眠。有次他就心血来潮，大人着什么事情不告我，我偏要听听！就着肚子没怎么吃。但是是睡着了。半夜却被隔壁醒，他心想果然是有什么秘密，幸没怎么吃，表了一下自己的自制力。

但是隔壁却只有a的声音。a情非常激，喊了好几声什么儿童保全施，什么国家面的背叛，最后咒了他的信仰。b本身也没怎么特忠信仰，就听得无聊，睡着了。

一睡到中午，大人告他可以出来了，但是于小孩子被关押在禁室里么，有必要他行心理。b生平第一次到私人事机和除以外的其他地方。他心里是很着的，竟其他得自己灵光，而且有在私下研究磁，未来一定是大有可的秀人才，离没什么的上和民，意味着拓了未来之路！

坐机上他他：那个a呢？

声音不大，他却很，赶住了他的嘴：跟你一到其他上去了。

很客气地坐在机一的伯伯就了：放心，他跟你去的不是同一个。

了很多年，b意识到自己只是在延上禁室的生活。与禁室里那种潮湿又着外面的小屋的感，里的禁室就像最自然最托邦的境。什么都有，但是无在个施里的床上睁开眼睛，天花板永远是白的。但是其他里的天花板也是白的啊。或者天花板本来就是白的。

b在很多年里搞多年前究竟生了什么事：人早就已已化到了可以向其他星球移民的程度，但是由于宇宙移民不停地打仗。最最的移民星因遭遇太阳暴消失了，而a是他的智慧集合体。假如那个时候b回答了a，那必然致a所在星球b所在星球的智力渗透，但是b星球的科技必然也会展，大家至少不必打那么多次。了好像事关重大又虚无的可能性，b无捐献了自己人生大部分光。

b在病床上是想是件改他一生的事情：无限的求救和有限的拒。在古下的那一刻，就是无限和有限的交点。正在么想的候，他海里突然有一个声音：你后悔？b很确信自己身上没有装任何机械，当然是养机跟他。

b警起来：今天是不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了？

a：没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我只是想来听听你到最后一刻有没有悔。

b：你是老子。只要有人你而不，就得全是人的。

a沉默了一会儿，：你明明知道自己是磁通天才。不然什么只有你第一个信号，又第一个把它。你想把件事作你名的基吧，但是你象了。

b：但是我，可以是有理解你了。那就吧，老子就死掉也好。

那就没声音了。土来的候去死的b向了窗外。

## 2 CD (双性) C=久世 D=合田

CD (性)

我不是很熟悉这个题材所以基本知识了指出！！（那你什么写而且感没成型…

c被特招偶像公司，因大家都c被公司极密高相中，必然是百世遇的偶像奇才。然是偶像公司，但c世俗，开宗明：我的目的是偶像。如果公司想把我往其他方向塑造，我不会同意。

身契都了么狂妄，大家都确了后面肯定有撑腰。c不望，什么榜都是第一（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榜），之就是新奇，波，覆性地，而且雅俗共。但并不属于那种魔性天女，从台到歌都透露着清正之气。但是是能把人住，确是天之子。

采会者就了：你你得你会超越川？（是例！没有冒犯的意思）

c好像在凝某一点地：我眼里没有川。台下可一片大乱，但是是台采，所以没有大乱，只是小乱。c永是的目光，人批的候好像就没有在找，的家分析，是因，意味着。

c好像突然就收回来了，就好像之前一切都在出神一，目光定地：我不是我要超越川女士，也不是。大家会得偶像，个界，或者音，是永无止境的林，不管往前走多少路，有一在前面。我看到的不是林，是海。川女士是海浪。然而川女士也好我也，所有的人都是水滴。

者不敢了。

当晚就大炎上，公司高很急，之前一直塑造的有自己看法的偶像人是不是太火了，赶示可以c的制作人的密高，d。个人是d力排通的。d是界非常老格的制作人，每捧必火，因某些原因雪藏在家公司里，平用化名。然d没有很多股份，但是每开高会d必然以出席。据d一开始似乎想塑造完全按自己路走的偶像，但是不知道什么，d后来居然着c的意思随自己做。有人c和d之有百合之情，但是其c和d从未，信息箱之都是代人。

在大会上d要求把c的言打印下来，因d甚至没听c的采会。听完之后只价了三个字：妄想狂。

了三天，d要求把c永封。

永封，怎么可能呢？但是d从此就从公司离开，公司也因奇怪的每况愈下开除了c。从此之后再未有人听c和d的名字。

## 【葵良】荷叶上的世界

\*不好意思想象不出sac的高科技??我按我瘠的想象写了，不好意思！

1992年，良野从学校逃学出来上网。在网咖里，他取回ID卡，打开座位上的。突然一叮叮之声，警来了。第一反是逃犯到网咖，被人捉住。良野得到不很高大的后面，要把自己大衣。的客隔得距离甚，也能交接耳，明了一些前代人之关切。网上居，是一个常来里上网的人，因上网太，就坐化。被警拉走了。不是救？良野心想。他酣淋漓地上了一天加半夜的网，心情舒，尽消。走吧台的人正好班，网管站起来，打了一个哈欠，拿起台上的棒球帽，“是？”他法般着帽子了一圈，大家都在上网，没空理他。“你的？”男人把帽子来。良野本想：“不是。”但他只是了。他得是中途被拉走的网患者的，上面有网病毒，他不能要。网管了方便，把帽子往他里一塞，便站起身开始整理泡面碗。良野是一个不能出声的未成年人，他走出网咖五百米，才找到一个桶，得以把不需要的帽子去。

良野在，逐不来网咖上网。他在家里有台式。只有在搜一些不太能在家里看的西的候，他才会再去网咖。推开，里比之前条了很多。他默然地心想，接口上要推广，里最后只能容一些没有格做接口的人。他到了不存在的老人臭。在他可以合法、合理地上网，即使他已不在意。

“你有没有想‘看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又来了，个窗。看起来像是信教的广告，良野毫不犹豫点除。但可能是一种新型的广告，他找了半天，也没有找到点叉的地方在里。无他恢复正常面的努力，耳机中来了一声失真的子音：“哦！我知道你。”良野四周，所有人都坐得很，像彼此不搭界的杆。他把耳机脱了放在一，想叫住新来的吧台小妹，那好像能了解他的一一似的，屏幕突然成全黑，上面开始出一行光。

良野眼疾手快地敲下：“黑客帝国cos？”

“有。”回得很快。

“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真的吧。”

“没有丸？”

“没跟你。”看气，好像年和他差不多。良野感自己只是入了大学生社投放的社会漂流瓶，他：“行行好，把我面恢复吧。我有挺重要的事情要和朋友。”

“呀。没事，有空再系。”

一空，就又是几年去了。他在工作灵感枯竭之余，又在网上偶遇了一模一的窗。是得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良野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往人眼睛里塞子，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句似乎能人的深思，做成新的广告。么多年了，个窗一直在他深，他缺少打开的契机。他就在工作正大光明地打开了，：“你你我，你到底是？”他打下来才有点后悔，因本上是一种探，如果可以，有希望行一些商合作。在看起来只是他用道德架人家。

没有人回他。黑的界面看起来年久失修，只有作者有童心的气机械地在屏幕上。良野仔地想了想，打开网站的代，稍微了一，指向一个更加个人的网站。再看了迭代，很快又定位到一个外的更新很勤快的网站。整个程花了半小不到。但是个网站只是提供了五花八的插件，无法系到网站的者。同事，同事也看不出什么来。

然想着没必要了引起人注意，就在人大上蛋，但是出于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理由，他是着用黑客手段攻了个网站。同事都来看攻程序被防火熔的CG，称奇。良野有些羞愧，首先，到底要把个做成CG了，部的人了他的工都在做什么？其次，什么叫蛋碰石，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同事大感，假如个防火用在厚生省，想必也不会生那么多社会名泄漏的丑。

良野有一种感，种感在他在家打开的候成真。他洗完澡、上睡衣、自己倒了一杯咖啡、死如地打开PC：你得看是怎么一回事？

他鼠移到看字上，接着就出了一个邀。他点个网站，上就被接走了。再开眼睛，他已身一座富堂皇的大，在空中自由地乱。

“您好！”听到个子音，良野回，看一个戴棒球帽、身穿色大衣的年人他一杯咖啡，形状状和他在家里冲的一。只是个子形象没有，是的地方被黑色取代。

“…你你我，我我得你是？”

“不我得我也很正常，根据示，我好像在一家网吧把自己上到云端成功了，果麻了下

周的人。”良野起来了，原来是棒球帽的事情。他：“原来你是那个上网上到……上到去世……的人。”好像怎么都有点失礼。

“我在里，所以算不上去世吧？”他得有些回答个，于是含混地点又。

“良野先生找我不是因个事情吧？”

他才想起用黑客攻防火的事情，可班弄斧。他明了自己的来意，又得没有必要么重地跑一。跑一——物理性地——呃，是博性地——穿着睡衣，合理？他猛喝口咖啡。

面的年人深思着。然他的完全是一片色，但是良野得他看到了表情。那是一种深思的表情，表了世界的疑和不信任。良野不由得感到力，他没有替世界来和个陌生的年人判，以种状下。

“我不同意，先生。你的提里面没有任何思考‘看’的西。我不太希望大家看到那行字，”他指了指网站的，”就想到你的商品（micro machine）。

良野早就知道是，他一点也不意外。仿佛了激怒他，他在心里想：“假如我行征用呢？”

年人阴郁地（即使没有办法做出阴郁的表情、、声音）：“不要，我那。”

良野和个年人的奇妙的关系持了很一段。他他叫葵（アオイ），良野想，死了的几年，他果然一直在网上游，没有大。他确定方是听到了，在子的世界，想法比声音快，想法用光速播。葵要么呆呆地看着，要么呆呆地看着在空中来去。良野一直很想，既然他的是看是怎么回事，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一个的？

葵：“我并不在意个的答案，个不是你思考的？”良野明白他的意思，只是相当于禅宗起了个。看的人多少沾点神秘的方宗教，老是喜考考人，葵作一个日本人也不能免俗。

良野持葵的个子大捐修，他他每天下班把里当咖啡来坐坐是一种行。葵是呆呆地看着网站的具象化得更生、更，他：“我没有在想看是什么，我在想听是什么呢？”

“我在，就是一种听，你听到了？”

葵用一种的目光看着他。

“你有多久没有听到声音了？”

“我经常听到信息的声音，他都是自播的。但是我想听一些……什么呢？”

良野是他脱离个社会太久，就像荷叶一，因表面力太大，只好浮在个世界上。葵他来了件，要去“旅行”，仿佛是理学在他身上起了化学作用一般。良野了假，回到家中。他看程序自替他打包行李，把一本本上，来回穿梭，倏忽就不了。葵站在空的子的中心，抬只是看着天花板。良野悄悄把手藏了起来，他比担心个年人要格物致知，但是没有条件他格、他就造条件格，果就是自己成了成道路上的牲品。其也只是想想，他葵只是有多余的近感和防意，种矛盾的感情共存。

葵看他来了，很高。他自已能所有的表情。葵：“哦！你了，很好。”

良野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他把拿出来，他。

葵：“我有点明白了。”他把熟地上，、。声在广袤的空起，良野从那玩笑似的心情脱离开来，得手脚冰凉。葵了，又扣扳机，、。的残骸在地上。“下雨的声音。”葵把手良野，也不回地离去。